

目录

[具行和尚旷世传奇](#Top_of_Section0001_xhtml)

[龙裤国师](#Top_of_Section0002_xhtml)

[黄打铁](#Top_of_Section0003_xhtml)

[静默念佛人修无法师](#Top_of_Section0004_xhtml)

[东瓜和尚](#Top_of_Section0005_xhtml)

[锅漏匠](#Top_of_Section0006_xhtml)

[王痴头往生极乐](#Top_of_Section0007_xhtml)

[老鼠往生的故事](#Top_of_Section0008_xhtml)

[白狐传说](#Top_of_Section0009_xhtml)

[制作信息](#Top_of_zz_xhtml)

关于念佛的传奇故事

大虚法师收集

# 具行和尚旷世传奇

按：“取自身三昧真火燃化自已，木鱼化为灰烬，磬柄成焦炭，僧鞋成了灰，但身体和袈裟丝毫未损。但三记磬声一敲，全身顿时化作灰烬而倾倒！”。

这是民国九年发生在云南鸡足山祝圣寺虚云大和尚身边的一个真实故事。云南省督唐继尧，财政厅长王竹村，水利局长张拙仙都亲眼目睹。新闻记者作过报道。

具行法师是云南盐源人，从小父母双亡，入赘宾川县曾姓人家，婚后生了两个儿子。

清光绪三十三年，有一个其貌不扬的乡拙青年，穿着一身褴褛的乡下土装，来到鸡足山祝圣寺求见虚云长老，住持祝圣和尚问他：“你是谁？你来求见虚老做什么？”

那乡拙青年说：“我今年二十岁，是云南盐源人氏，从小就父母双亡，孤苦无依，族人将我入赘曾氏，从此以曾为姓，寄籍宾川县。如今因为家乡闹饥失收，无人雇用我种田，我家贫苦，又有两个儿子，我养不活家小，无计可施，闻说虚云老和尚在鸡足山修建祝圣寺，雇用苦力泥水工人，我走投无路，只好来求虚云老和尚收留我在此做工，赚取些少工钱养活家口。”

祝圣老和尚恻然说：“你若不嫌我们付出工钱低微，你就在本寺住下做工罢！虚老是最慈悲的，这等小事，你也不用去见他老人家，他没有不答应的。”

“多谢大和尚！”那青年跪拜。

“你叫什么名字呢？”

“家人叫我阿便！”

“很好！”老和尚说，“阿便！你就到后面柴房去住罢！”

阿便自去柴房住下。他十分勤劳，每日天未亮就起来，不用人吩咐，自己发心开垦种菜、施肥浇水。他本是穑稼佃户，这些耕种事务做得头头是道，他又自动去出力挑土抬石帮助修庙，从早做到天黑，从不休息，也从不讲话，别人跟他说话，他都听不见。

“聋子！”别人都这样称他，反而不叫他名字了，阿便也不以为忤，从不争辩。

阿便来做工一个多月，有一天他老婆抱着孩子来找他了，妻弟也同来了，岳母子侄，一大批人七八口挤满了柴房，七嘴八舌。

圣空和尚闻报，慌忙来说：“阿便！我收留你做工，你却怎么把老婆孩子也带到庙里来住了呢？这是佛寺，不可以住妇女家眷的！”

阿便说：“我不要他们来，但是地主来收回土地，把他们全家赶了出来，没处可投奔。”

圣空说：“这可怎么办？哪有佛寺可以收留妇女家眷的道理？”他和阿便说着话，没想到虚云老和尚不知何时已经来到菜园柴房门口了。

“圣空法师！”虚云说，“他们一家无家可归，又苦又穷，就让他们都在本寺住下吧！”

圣空慌忙说：“师父！佛寺怎可收容妇女呢？”

虚云说：“这是收容难民，情况不同！你只叫他们在寺院后山另搭一座茅棚居住就行了！阿便喜欢住菜园茅屋也好！喜欢回后山住也可以！你就让他们全家在本寺做工罢！”那一家八口都感激不尽，不住叩拜道谢。

虚云说：“你们不用谢我！这也是彼此互助，我们也缺人手，你们若不嫌本寺生活清苦，就跟我们出家人一起吃大锅饭罢！我们有什么大家就吃什么，有饭吃饭，没饭喝粥。”

阿便感激流涕，叩头说：“老师父，您老人家救了我一家性命了！”

虚云说：“阿便，快别这样说，人类是应该互助的，佛门弟子更应助人！”

阿便全家八口从此都在祝圣寺做杂工，个个感激虚云，人人勤恳，把后山开垦成了一畦一畦的菜圃，种得又肥又大的白菜和各种菜蔬豆子瓜果供应全寺，又把全寺整理打扫得一尘不染，阿便自己住在茅蓬，不与妻室同居。两年转瞬过去了，阿便那天趁着虚云来山巡视，就跪倒叩头，叩个没停。虚云说：“阿便，你要什么？”

阿便说：“老师父！求您老人家教我念佛吧！我这样笨，又一字不识，不会念佛!”

“你却要念佛做什么？”

阿便说：“我今世这么辛苦这么蠢，必是前生做了什么孽又不会修行，所以今生想学佛修道，以求来生勿再沦落啊！”

虚云微笑道：“你想要怎样修？”

阿便说：“我不识字，又丑陋，又蠢材！我哪知道要怎样修？只求老师父教我简便容易的方法罢，我常听师父讲经，讲得深奥，我一句也不懂，不过听师父您说，只要一心不乱勤念佛号也可得生西方。师父您就教我念佛号罢！”

虚云说：“阿便，你已经一心专诚，真是难能可贵！我就教你念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我教你净土法门罢！”

阿便叩谢，虚云教了他怎样勤念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他从此就自己屏息诸缘，一心念佛，日夜不停，就是日间种菜锄土也心念佛号不辍。

宣统元年，虚云老和尚运《龙藏》回山之后，举行传戒，阿便也来求戒出家，那时他才二十一岁。

虚云说：“你要出家受具足戒，很好，我知你至虔，念佛极精勤，但是你还有家眷呢！你怎样处理？”

阿便说：“我们一家八口老小都约好了，今日都来落发出家修行，务乞师父恩准才好！”

“阿弥陀佛！难得！难得！”虚云说，“甚胜因缘！好！好！好孩子！我准你！”

虚云望着座下这个狂喜地不住叩头的青年，老人好像依稀看到了自己当年在鼓山涌泉寺跪求妙莲长老传戒，老人的热泪涌现了。他有多少的感触啊！六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往事依稀如梦境！猛回头却在何处？几十年来东飘西荡，也曾传戒弟子不少，可以怎料到，奇迹却应在这个面貌丑陋的贫苦青年？

虚云出神地俯望着青年，竟忘了唤他止拜，任由他不住地叩拜，何只三跪九叩？怕不叩了一百个头！阿便是拙于言词的，感激得说不出话来，感激得只是流泪、只是叩拜！虚云从阿便身上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再细看，阿便是阿便，虚云是虚云！

“请起来吧！”虚云微笑说，“不用拜这么多！你多拜我，就不如多拜佛才对！”怎么说得他听？这朴拙的青年又拜了许多才肯起来。

“阿便！”虚云说，“从今起，你把名字改为日辩！‘辩’与你原名‘便’字同音，我等你具足戒后，另外赐你法名。”

“日辩，”阿便欢喜无限，“我就是日辩！”

“只是一个代名！”虚云说，“你并不是日辩，你也不是阿便！”

“师父！我听不懂！”日辩茫然地仰望。

“我也不是虚云，虚云也不是我！”老人说，“你懂吗？”

“还是不懂！”

虚云说：“我教你念佛，我也教了你打坐，现在我要教你知道你不是你！我要你做到心中觉悟‘我不是我’，心中无我，破我执而又无所求，则自然得，明白吗？”

“还是不明白！”

“你慢慢地学，渐渐就能体会的，”虚云说，“我知道你精勤不懈念佛，一心系念！许多人都不及你！这也是你的品质朴拙的好处。聪明人太聪明了，反被聪明误！往往不能精勤一心修行！日辩！好孩子，你这样很好，不要自卑而生退心！也不要去学人家聪明人。”

“我本来就是愚笨，学也学不来聪明的。”

“愚笨才好！”虚云说，“你不会被聪明误了！”

传具足戒之后，虚云赐他法名为“具行”，从此他成为具行和尚了！具行剃度改穿僧衣，每日自动操作各种劳役，种菜、施肥、挑粪、担土、打扫……一如未传戒之时，他专诚一心勤念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也不和任何人讲话，他耳患重听，一般人都称之为“聋子和尚”。

苦修到了民国四年，他越发的耳聋了，也越发的沉默了，他无论种菜或做工，无时都在心中念佛，谁喊他他也听不见。

虚云那天唤他来说：“具行！你苦修了四年，境界已不错了，但是见识太少，你现在应该下山出外参学去！你应参拜天下名山道场，将来你愿回来就回来，若另有好机缘，也可随缘行止！”

具行泣拜：“师父！弟子不去！”

“为什么不去？”

“弟子要一辈子服伺师父您老人家！”

虚云心中一酸，可是装起了怒容，叱道：“去！我怎么教你无我破执？你忘了？快去！我用不着你服侍！”

具行不敢抗命，哭着收拾行装，虚云送他到山门之时，看这青年和尚的依依不舍的样子，他心中也难过了。可是他知道绝不能流露出来，免得害了徒弟伤感落入痴执，于是虚云只是淡淡地说：“你去吧！我们有缘再见！”

具行一笠一杖，正像虚云当年一样子，上路去朝拜各处名山去了！

民国九年，虚云开始重建云栖寺，具行和尚突然回来了，拜倒在虚云老和尚面前：“师父！我回来了！”

虚云惊喜得很：“你回来了？好极了！你这出去参学，游了些什么名山？怎么又回来了呢？”

具行说：“天下各处名山都大略去过了，也不外如是！听人说师父在此重修华亭寺，我知道师父缺人手，我就回来了。”

虚云说：“你回来甚好！你打算回来做什么事呢？”

具行说：“师父，我又蠢又笨，又不识字，我能做什么大事？总不外是侍候师父，兼做些人家做不来、不愿做的笨重低下工役罢了！”

虚云说：“你既如此发心苦修，很好！你就住在云栖寺和胜因寺两处罢！”又问：“这次回来，你去鸡足山探视你家未？”

具行说：“没有！我不去了！”

“为什么？”

具行说：“大家都出了家修行，有什么好眷恋的？”

“见见也不妨！”

具行摇头：“不去！不去！”

他从此就在两寺每日辛勤劳作，举凡挖土、搬石、筑墙、盖房子、种菜、种树、砍树、取柴草、割禾打稻谷、犁田、除草、打扫、挑粪、施肥、炊事、劈柴……一切最劳苦的工作，他都自动勤作了！无一分钟闲暇，亦无一刻不在心中念佛！一面干活，一面念佛，有时候他替师父或同参补衣，也是一针一句佛号。到了晚上，他就念《金刚经》、《药师经》、净土诸经，一字一拜；早上，黎明大钟响，他总是头一个上殿参加课诵，他的精勤苦修真是全寺第一！他却是又聋又像哑子，一句不开口。虚云观察具行，觉得异常欣慰，他知道这个青年人的进境已经十倍百倍于任何僧人了！

修盖海会塔之时，虚云在看工，具行在挑担石块和砌墙，见到虚云老和尚，他突然开口说话了，像个小孩子般天真地说：“师父！将来海会塔盖成，我来守塔好吗？”

虚云望着具行，不立即回答，他知道这句话是谶语，他知道具行就快要化去了！

“好么？”具行继续追问，“师父！好么？”

虚云心中一酸，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勉强点头说：“好罢！”

“谢谢师父！”

“一切随缘啊！”虚云说，“不可强求！”

“知道了！”

然后，虚云特许具行担任这一年春戒的尊证！受戒弟子请具行开示，具行说：“我半路出家，一字不识，但知念一句阿弥陀佛而已！”

虚云点头嗟叹，心说：“但知念一句阿弥陀佛，只要都像他这样精勤不懈，一句也就足以成就了啊！倘若自恃聪明，心念纷歧，纵念万卷经，又有何用？想不到，这孩子进境如此神速，他比谁都先证正果了！”

往事重现虚云心头，他知道具行这次售衣来供养大众就是西去了，这一夜他为具行念经。

具行来叩门，进来叩安：“师父！弟子要去了！特来叩辞！”

具行拜伏在地，悲泣难抑：“弟子去后，谁来侍候师父？”

虚云说：“好孩子！你该怎么办您的事，你就去办罢！不要因我误了你的大事！”

“师父……”具行哽咽难言，“师父……”

“快去！”虚云说，“我在这里为你念经助你！”

具行再拜，然后离去，他一径向寺后的后园去了。

入夜，监院法师点名查房，发现具行不在。“具行呢？”监院说，“怎么不见了？他昨天请大家吃一餐，莫非今天下山走了？你们大家快去找！”

众僧把全寺找了个遍，那找得到人影？

有一僧说：“敢情他昨日斋众是诀别？今晚却偷偷下山逃去还俗接老婆了！”

另一僧说：“快别胡说吧！具行不是这等人！他若要叛道，怎么还回寺来做这几年苦工呢？他云游在外，若要还俗不早就还了？”

“说得是！”众僧都说，“我们休要在背后谤毁具行法师！罪过！罪过！”

监院说：“你们在这里乱讲什么？还不再寻？我怕他是挨不得苦，寻了短见！快寻！”

一僧说：“我看他断不会怕吃苦去寻短见，多半是跑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了！”

此语真是太突然，使大家都愕然问：“什么军校？”

那僧说：“如今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开办军校，以蒋介石先生为校长，招考全国智识青年参加革命阵营，各省青年去报考的已经有三千多名了！就只有贵州都督周西成不准青年出境去报名，人家连北方的青年都纷纷南下去报考呀！听说只取三百人！具行法师向来苦干为人，又是个血性男儿，莫非也去报考了？”

有人说：“不会！人家招考军校学生，只限十八岁到二十四岁，具行已经四十多岁啦！”

监院说：“别再多说了！再找！”

找到菜寮，门却是锁住的，窗口望进去，没有人影，众人一面叫喊：“具行！具行！”

来到后面菜园，忽见晒坪那边闪起一阵强烈白光！一连闪了几次，照耀得全园光明，直冲夜空，白光眩目！

“这是什么光？”众人无不吓得心惊胆颤。

住在寺外的村民都看见了，众人多是往时逃灾来投奔虚云的，灾后也无处可去，纷纷留下来聚居，成了村落，这些村民素感虚云的恩德，今晚初更刚过，众人都未睡，正在乘凉，在瓜棚豆架之下讲鬼讲狐，忽然寺内白光冲天，使人目眩，众村民大惊。

“不好了！佛寺失火啦！”大家叫了起来，“快去救虚云老和尚出险！”

村民好几佰人，奔入寺内，一个和尚也不见！众人慌得乱喊：“虚老！虚老！您在那里！”

村人们一面找虚云，一面要救火，却又不见有火，找到后园来，看到了那批和尚在那里发呆。

“火在哪里？”村人们大叫，“虚老他老人家呢？你们怎么都在此？”

“哪里有火？”和尚们也给吓慌了！“火呢？”

“我们在外面看见寺里冲天白光！”村人们说，“只道是火烧寺院了，赶来救虚老！”

“没有火呀！”修圆和尚说，“白光一闪一闪是有的，倒不是火，喏！白光在晒坪那边升起的。”

众僧与村民赶到晒坪一看，点了几支火把，照耀全坪！

“啊！具行法师！”修圆叫起来，“原来你在此地！害我们找得好苦！你在这干什么？”

众人也都看见了！具行和尚端端正正，合十趺足而坐，巍然不动，眼睛半合，面带微笑，不理不睬众人。

“具行！”修圆欲待上前去拉他。

“慢着！”虚云老和尚已经由另一批僧众与村人拥护而至了，他老远便看见具行端坐，他慌忙喝住众人，“你们不许擅动具行！你们走开些！”

众人慌忙让开，虚云扶杖来到具行面前，向众人说：“具行已经坐化了！他自身喷出三昧真火，把自己烧成了灰！刚才你们看见的白光闪闪，就是他的真火之光！我在禅房为他念经助他用，我感到全身发烧，就知道他已经成功了！我怕你们不知道而乱动他，我连忙赶来……”

众人不论僧俗，听师父一说，无不惊诧万分，细看具行和尚，却仍然是身披袈裟，趺坐面向西方，左手执磬，右手执木鱼！面色如生，笑容和蔼，只少了呼吸起伏动静。

“这……真的是……自发真火化了么？”众人都不敢相信，“这分明是个活生生的具行和尚嘛！”

虚云说：“你们不要走近，恐怕衣带生风震动他全身灰烬倒倾！你们走开些！”

虚云独自上前再细看，火把照耀之下，只见具行的木鱼及其木柄早已化了灰烬，磬柄也成焦炭，但是具行的全身和袈裟依然未变，其余只见僧鞋也成了灰，坐处的几扎稻杆子和蒲团早就成灰烬了。

众人都又惊疑，又欢喜，个个合掌念佛。

“具行！”虚云跪下合掌而拜说，“恭喜你了！你已经修成破我执，得证大阿罗汉果！以你瑞相法身示世，证无生法忍之圆满檀波罗蜜！请受虚云三拜！”

虚云以师尊身分，对徒弟具行下拜，众人当然也跟着叩拜了！

“具行啊！”虚云忽然老泪纵流，哽咽道，“为师好为你欢喜！我还不及你的功行啊！将来欲求你的境界，也还万无可能啊！”

虚云拜罢，具行遗蜕忽然放出阵阵奇异的芳香！众人都嗅闻得到类似檀香的这种异香，又像仙兰！大家都感动得流泪，个个念佛！

“具行啊！”虚云祝道，“你且多保持瑞相一天，待明天为师请都督和昆明社会人士还有新闻界都来瞻仰你法身，让记者摄影留下一影，以传于世，助宏佛法！”

虚云又吩咐：“你们今夜须派人轮流值更看守具行法身，勿让人畜触碰！不许大声震动！”

“遵命！”众僧连忙回答。

省督唐继尧、财政厅长王竹村、水利局长张拙仙……次日闻报都赶来了，《昆明日报》摄影记者也跟来了，还有各大员的家属、社会贤达、昆明的佛教徒缁素，全都来参拜了，真是轰动了全昆明！数万人络绎登山来拜，人人感动，个个称奇！《昆明日报》刊出了头条大新闻和照片，轰动了全云南。

“谁说没有佛法呢？谁说修不成佛菩萨呢？”人人都说，“看！具行上人不就是最好的佛法证据么？”

“这也奇怪！”唐继尧说，“若说具行是取稻草自焚，却又怎会把全身烧成了灰也不倒下？又怎会仍然保持原来形貌呢？袈裟又怎不成灰呢？分明这不是凡火烧成的了！”

虚云说：“具行法师是由心内发出三昧真火把自身焚化的，才有此瑞相奇迹！”

唐继尧说：“奇异极了！磬鱼的柄都已成了焦炭火灰呀！师父！他的全身果然都是灰么？”

虚云说：“是的！”就向具行祝拜，“具行！你的功德圆满了！请让我们送你入海会塔罢！”

虚云伸手，颤颤巍巍取下具行手中的小磬，又祝道：“具行啊！具行！密行功圆，一磬留音！为师一敲磬，你可以放心西去罢！”

虚云轻敲残磬，清脆的磬声三响才过，突然地具行的全身震动，化作灰烬而倾倒了！

虚云跪下合掌而拜，唐继尧与观众数千也都跪下叩拜！

“阿弥陀佛！”人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阿弥陀佛！”

虚云早已泪水奔流满面了，他也分不清那是悲伤或是欢喜了！

悼具行禅人自化身生西记诗二首（虚云禅师）

枯肠欲断只呼天 痛惜禅人殒少年  
 数载名山参谒遍 归来念佛荷锄边  
 助兴梵刹同艰苦 密行功圆上品莲  
 燃臂药王真供养 孔悲颜殁尚凄然  
 活到于今心更寒 惟师超逸不相干  
 人当末劫多缘累 君至临终一火完  
 世念难忘蔬菜熟 西归且尚夕阳边  
 伤心老泪挥无尽 一磬留音示妙缘

# 龙裤国师

在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位国师，名号为龙裤(法名已经佚失)，俗姓郭，福建漳州人，从小没有读过书。出家之后，师父教他念佛，念了五年调子都念不准，真有点像周利槃陀伽的样子，显得根机很钝。

剃度师觉得他太愚钝了，就只让他作务劳动，来修修福报。于是几年下来，龙裤国师都不知道怎么修行。

有一次，他碰到一位运水师，龙裤国师就很恭敬地顶礼问怎么修行能了生死。这位比丘师看到他很诚恳，就传授他念佛法门。说修道就是要实践，实践功夫到了就能够悟道。一切法门当中，唯有念佛名号最直捷、最了当、最稳妥，不招魔障。

于是龙裤国师就到寺院后山的三峰石窟隐居起来，自己种点地，老实念佛。就这样念了十三年。身上的裤子都破了，膝盖露出来了，他就动了个念头，对膝盖说：“待我他日受国师礼，给你穿龙裤。”

后来他得了念佛三昧，为了广结善缘，就在官道旁的八角亭中，给过路的行人布施茶水。

当时的皇太后去世以后，托梦给她的儿子——万历皇帝，说她在幽冥界，希望能找有道高僧来超度她。万历皇帝就让大臣观察哪个地方有高僧大德，后来发现福建一带天上有祥云，说明那里应该会有得道高僧。

于是万历皇帝就下了一道敕令，召集福建的比丘进京，为皇太后做超度。

当时福建各个大寺院中有名的比丘，都纷纷接受敕令，喜气洋洋地赶赴京城。他们路过八角亭时，龙裤国师也想跟着去，但很多比丘都不同意，说他看着太迟钝。后来龙裤国师说帮忙挑行李，才被允许跟着去了。

万历皇帝要求比丘们经过一个新建的城门，同时告诉守城的将士，如果远道而来的比丘直接进来了，就给发一些路费让他们从另外一个门回去；但如果有哪个僧人不进这个门，就立刻禀告。

结果很多出家人都昂首挺胸地进去了。唯有龙裤国师不进去，跪在门外。守城士兵就问：“你怎么不进去？”龙裤国师回答：“地下有金刚。”

其实，万历皇帝早就暗中派人在门下埋了一部《金刚经》，以此来验证比丘们的道行。他听到禀告后，立刻赶到新门，对龙裤国师说：“那你就倒立进来吧。”龙裤国师就翻了一个跟斗进了门。

国师进门之后，万历皇帝对他虽然有些恭敬，但心里还在揣测他的道行究竟有多高，就问道：“超度法会要怎么准备？要搭个什么台？要多少人配合？”国师说：“你只要搭一个一丈左右的台子，竖一个招魂幡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人。”

万历皇帝听了觉得太简单，看他身上脏兮兮的，就派了几个宫女帮他沐浴擦背，其实也想以此来观察他的道行。当擦洗到下身的时候，宫女要回避一下，而龙裤国师说：“此肉非彼肉耶？何必妄生分别？”洗完之后，宫女向皇帝禀告，说他的男根部分像螺纹，看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会生淫欲心，生理上就会有反应，但这位龙裤国师不仅没有反应，而且男根不现。万历皇帝觉得他梵行清净，德行高尚，就立刻以待国师的礼遇来礼敬他。

所以闻阿弥陀佛名号，一心念佛，现生能够修清净梵行，不动念头。

超度之时，龙裤国师就只说了一首偈子：“我本不来，是汝故爱。连根拔起，超升天界。”话音刚落，皇太后马上就现在空中，说她已超升到天界。

这一来，万历皇帝对龙裤国师就更加恭敬。超度之后陪他游览御花园。园中有很多珍宝，皇帝想当作礼物送给龙裤国师，但他都不要，只是盯着皇帝的裤子。

万历皇帝就说：“你喜欢我给你做几套？”龙裤国师说：“我就是为消个念头，不要给我做新的，你把身上这条给我就可以了。”皇帝就马上换下自己的裤子送给他，消了他原来在修行时的念头，因了这个典故，大家就称他为“龙裤国师”。

后来龙裤国师在园中看到一个石塔，是天竺国送过来供奉佛舍利的塔，非常庄严，他觉得不错。皇帝说：“如果喜欢就送给你，我明天就派船给你运过去。”龙裤国师说：“你送给我很好，我也不需要你派船。”五层的舍利塔，他一下子就放到袖子里，然后自己升到虚空中回福建漳州了。

专念一句名号就能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念到理一心不乱，断一品无明，那就是法身大士的水平。他就有这种神通。

后来万历皇帝想召他回皇宫，但龙裤国师不肯回来。皇帝就在当地建了一个精舍，让他在那里随缘弘法。当时江西有一位状元叫罗奉先，就是投在他的座下剃度出家的。

弘化二十多年后，龙裤国师示现圆寂。这就是念佛成就的一则公案。

# 黄打铁

明朝初年，湖南潭州有一黄铁匠，以打铁为生，人皆呼为黄打铁。那时正是朱洪武兴兵作战的时候，需要很多兵器，黄打铁奉命赶制兵器，日夜不休息。

有一天，某僧经过他家，从之乞食，黄施饭，僧吃毕，谓曰：“今承布施，无以为报，有一言相赠。”黄请说之。

僧曰：“你何不修行呢？”

黄曰：“修行虽是好事，无奈我终日忙忙碌碌，怎能修呢？”

僧曰：“有一念佛法门，虽在忙碌中还是一样修，你能打一锤铁，念一声佛，抽一下风箱，也念一声佛，长期如此，专念南无阿弥陀佛，他日命终，必生西方极乐世界。”

黄打铁遂依僧教，一面打铁，一面念佛，终日打铁，终日念佛，不觉疲劳，反觉轻安自在，日久功深，不念自念，渐有悟入，后将命终，预知时至，遍向亲友辞别，自言往生西方去也。到时把家务交代了，沐浴更衣，在铁炉边打铁数下，即说偈曰：

叮叮当当，久炼成钢， 太平将近，我往西方。

泊然化去。当时异香满室，天乐鸣空，远近闻见，无不感化。

—–虚云老和尚1955年云居山方便开示

# 静默念佛人修无法师

这是倓虚法师在《念佛论》中讲到的真人真事。

倓老是哈尔滨极乐寺的住持，极乐寺建立之后，以开堂传戒作为庆祝，并请谛闲老法师当得戒和尚，因为他的老师是谛闲老法师。开坛传戒是佛门最大、最殊胜庄严的法会，需要很多人帮忙，修无法师也是从外面来的，发心到戒坛帮助大众。

当时的当家师是定西法师，定西法师就问修无法师：“你能做什么”？

修无师说：“我愿意在传戒期间照顾病患”。传戒当中，戒子伤风感冒，或是身体有不适时，都必须要有人照顾。他发心做这个工作，这非常重要，也是修福的好机会。

修无师不认识字，未出家前是做泥水匠的，虽发心出家，也不懂得经教，所以就老实念佛。他待人谦虚恭敬，如何辛苦的工作都很欢喜、很乐意去做，从未推卸过，尤其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他也去做，这是他的德。

定西法师就把这个工作派给他，可是过了没几天，他就跟倓老与定西法师告假。倓老是很有修养的人，因为你是外面来的法师，你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不以为怪。

定西法师就有点沉不住气，就责备他：“你这个人未免太没有恒心，传戒才两个月，你要帮忙就帮到底，来了没几天，怎么就退心想走了”？

修无师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要到极乐世界去”。

这两位法师一听愣住了，“你要往生”？

修无师说：“是的”！并请求老和尚给他准备一、两百斤柴火，以便火化之用，老和尚一听，这是大事情。

定西法师说：“大概多久”？

他讲：“大概十天”。

到第二天，修无师又来说：“禀告老法师，我今天就要走了。能否请几位法师帮我助念，送我一程”？当然，戒期当中听说有人要往生，又不生病，活着往生，要人助念，哪个不欢喜！

念佛送他的人要求说：“修无师，从前听说往生的人，临走之前，都要作几首偈子、作几首诗，留给后人做纪念，你今天要往生了，也不能例外”。

修无师说：“我是个苦恼的人，不认识字，也不会作诗作偈，但是我有一句老实话可以告诉你们：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

大家助念不到一刻钟，他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了”。他就走了，瑞相希有，火化后还有舍利子。谛闲老法师对他非常赞叹。

# 东瓜和尚

清朝有一位东瓜和尚，名没有传下来，因为喜欢吃东瓜，人们就称他东瓜和尚。他是杭州人，在华严庵出家，不识字，本地人，寺院安排他跑市场做采购。

古时候的丛林在山里，就像一个小社会，分工挺细。早餐后，参禅的到禅堂，念佛的到念佛堂，学教的到法堂。执事的，就去工作。

冬瓜和尚每天早餐后，从山里走下来到市井街坊，为大众购买粮油菜蔬日常生活用品，然后挑回山上，一天就是做这个事情。

上山下山，时间一年年过去，只修一点福报，调伏不了烦恼。东瓜和尚感到心不安，很想找一个解脱的法门。他觉得，出家一场，光修点福报，太可惜了。

有一天，一个法师来挂单，刚好住在冬瓜和尚的隔壁。他就跟人家请教解脱的方法。法师说：你天天下山，别的法门不适合你，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吧，一心一意，愿生净土。冬瓜和尚他这个人单纯，听了以后就相信了，每天上山下山，佛号念念不舍。

邻近庵有一位慧照法师，是东瓜和尚的好友，专修净土，早晚打坐念佛，非常精进。东瓜和尚往生的前一年底，见到慧照师的时候，对慧照法师说：“老同参啊！我正月初六就要去西方，你要来送送我！”慧照同参把他看做在开玩笑，想他一天到晚走街窜巷，又没见他念佛，说他要往生，实在不太相信。但是碍于情面，还是答应了。东瓜和尚说：“我一旦话说出来就是标准，不要忘记。”

过了年，正月初六，东瓜和尚早早去法慧庵应供。慧照法师来送他，看他人不在，以为这是开玩笑。

东瓜和尚吃过午饭回来，见到慧照法师，问：“你来做什么？”老同参说：“来送你往生啊”。东瓜和尚说：“真的！你不提起，我也忘了。这样，好！现在我要去了”。说完，马上去沐浴更衣拜佛。

拜好佛后，端坐在大殿，慧照法师说：“大德往生都要留下个偈子的”。东瓜和尚说：“我又不识字，这样吧，我说你写：

终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

世人都不识，别有一天堂。

偈颂说完，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静静的坐在了那里。慧照法师见他静坐着没有动，再去摸摸，已经没气了，果然走了。

一个对生死，就像儿戏一样自在的人，真不知道，他的心里，是怎样的天堂。南无阿弥陀佛。

（文字来自网络）

# 锅漏匠

近代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里记录的一个真实故事：民国初年，谛闲法师有一个徒弟，不知叫什么名，姑且按他出家前的职业“锅漏匠”叫他吧。这个徒弟是中年出家的，四十多岁才出家，他的年龄跟老法师年龄差不多。他们从小是生在农村里面，在一起玩的小朋友，童年都在一起。谛闲法师家庭环境比较好一点，念过书，以後舅父做生意，带他出来，所以算是我们俗话讲“见过世面”的，出去旅行过，见过世面。他那一个同学，家境清寒，没有念书，长大之後，生活非常困苦，学一个手艺，这个手艺在大陆上叫锅漏匠。“锅漏匠”，恐怕你们年轻人都不懂，年岁老的人晓得。什么叫锅漏匠?就是碗、碟子打破了，他能把它补起来再用，那个时候很节省。不像现在打破了就丢掉，破个边都丢掉，那时候还得补起来再用。就做这么个手艺，天天挑个担子在外面喊，吆喝着，非常的辛苦。这是他这几十年当中，真正体会到人生太苦了。所以就找他小时候在一起玩的这个朋友，出了家，做了和尚，於是就把他找到了。

找到谛闲法师这里，在庙里住了几天，就跟老法师说：我要出家。他说：为什么?生活太苦了，我一定要出家。老和尚说：你不要开玩笑了，住几天还是去做生意去吧。为什么不让你出家?年岁太大了。在大陆那个时候，四、五十岁就是老人了，体力就衰了。他说：你学五堂功课都学不会，念经都念不会，你在这寺庙里，大家瞧不起，冷眼看你，你的心多难过。学讲经，你还不认识字，还要从念书做起，到哪一年才能成就?这就是拒绝了他。结果他就硬赖着：我非出家不可，我不做生意了。老和尚给他搞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主要就是小时候在一起，这份感情在。

老和尚就说：这样好了，你要是真的想出家，你得要答应我几个条件。他说：没有问题，我认你做师父了，你说什么，我统统听、统统接受。老和尚说：这很好，我给你剃头。剃了头之後，他说：你也不要去受戒，也不要住在庙里。受戒，五十三天这个戒坛，你也受不了。也不要住庙里，我到乡下(住在宁波)，宁波乡下有很多小庙，没人住的，破庙、废庙没人住，找一个小庙给他住。老法师在附近认识的护法很多、信徒很多，找几个护法每一个月给他送一点钱、送一点米，他的生活可以过得去。又在附近找了一个念佛的老太太照顾他的生活，每天中午饭、晚饭，给他烧两餐饭，给他洗衣服，这他很自在了，早饭就他自己去料理。就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他说：你就给我念这一句佛号，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你就再念，一直念下去，你将来一定有好处。这个人没有知识，但是听话、老实，他就死心塌地念这六个字。真的就像老和尚讲的，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这样就念了三年。三年没有出门，就在那个庙里头念了三年，这叫精进，就一句佛号，一点也不杂，念了三年。

这一天，他就离开寺庙，到城里去看他的亲戚朋友。晚上回来之後，吃完晚饭，就跟这位烧饭的老太太说：明天你不要替我烧饭。这个老太太心里一想，“师父三年都没出门，今天出去看看朋友，大概明天一定有朋友请他吃饭，叫我不要给他烧饭”。到了第二天中午，吃过饭的时候，老太太到庙里去看看，看看师父有没有回来?有没有人请他吃饭?他那个庙是破庙，庙的大门都不关的，没东西偷，什么也没有。到庙里去看看师父，在喊的时候也没人答应，再去找一找，看到师父在寮房里，站在那个地方，面对着窗户，手上拿着念珠，再叫他，不答应，走到面前去的时候，他死了，站着死的，念佛往生了。这个老太太吓了一跳，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这赶紧去报告他那几个护法，这护法来一看，大家也不晓得怎么办，就派人到观宗寺去报告谛闲法师。那个时候没有车，请一个人去报信，走路去的，走去再走回来，三天。你看他往生，站着往生，还站三天，等他的师父来替他办後事。

谛老法师看到之後，非常赞叹的说：你没有白出家，你的成就，当代讲经说法的法师，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你。

# 王痴头往生极乐

清末的时候，有一个很笨的人，笨到什么程度呢？生活不能自理，他有个老母亲给他料理生活。他老母亲去世之后，他整个的就没有办法，睡在一个破茅棚里面。大家看到他可怜，给他一点钱，他连钱都算不清楚，一文钱、两文钱，算不清楚，讲话也讲不清楚。基本上就是处在一个饥寒交迫，活不下去的情况。当时有个道士叫王道人，就怜悯他，可怜他，收留他做弟子，到道观里面去。就叫他王痴头，愚痴啊，愚痴到极点就叫王痴头，给他这个名字。

每天就让他打扫卫生，到山上砍柴，传了他一个修行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晚上，让他一支香，一边拜一边念。这个王痴头开始连“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都念不清楚，念了前面两个字后面四个字念不清楚，后面两个字念清楚了，前面四个字念不清楚。就“南无阿弥陀佛”都念不全的，所以经过很长的时间训练，他把六个字念得像那么回事了。但是他烦恼重，一念就打瞌睡，就要睡觉。所以他的师父王道人等他睡觉时，就准备一根长竹竿，他要瞌睡了就敲他几下。“你已经愚痴到这个程度了，你还昏睡，赶紧修行！”就打他。他在师父的逼迫之下，白天干活，晚上就是磕头、念佛。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他就念。这样念了三年。三年哪！

有一天他师父看到他就想打他，这时候王痴头发话了，他说：“师父啊，你现在可打不得我了。”他说，“你枯坐了十八年都没有消息啊，如果你能像我这样修行，那早到西方去了。”还竟然教训他师父了。他师父觉得今天怎么回事啊？第二天，这个王痴头登上了山上的峰顶，面对西方，合掌，往生了。往生之后火化还烧出了几颗舍利子。这是一个这么愚钝的人，他的成就。他的成就就是愚不可及，他什么想法都没有，他就专，就是拜佛念佛，感通阿弥陀佛，他在山顶上合掌面西往生了，比他的师父高出很多。这叫愚不可及啊！

所以我们念佛，为什么现在得不到消息，就是心不专，行不勤，这山望着那山高。念念佛又觉得听说哪个法门好啊，哪个修行方法又能马上开悟，哪个方法持个咒能够消很多业障，听说还能即身成佛，得这个神通，他一听这些心里就动摇。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帐帐不清，路路不了，所以他就修行几十年，一头雾水，没有消息。我们说，“心专则佛易感，行勤则业易精”，一定要把这个落实到我们的净业修持里面，这样就决定能蒙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加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万修万人去。

摘自（大安法师：王痴头往生极乐）

# 老鼠往生的故事

清朝的时候，在浙江省杭州武林门内，有一座庵堂，住持是上静下然尼师。她每天早晚焚香诵经礼佛，很有修行。

在顺治五年的元旦清晨，庵里正准备作早课时，突然传来老鼠的吱吱叫声。静然尼师朝梁上看说：“老鼠啊！你爬得比佛像还高，是不礼貌的，赶紧下来吧。若要听经，可以到我身边来。”那只老鼠歪着头，好象很注意听的样子，然后往下窥探了片刻就跑掉了。

不久，尼师们开始作早课，老鼠听到木鱼声，就又跑出来。起初，他只敢伏在门边，后来就渐渐地赶跑到尼师身旁，接着又爬到供桌上，伏在佛经旁，听尼师们诵经念佛。当早课完毕，静然尼师便对老鼠说：“你也知道听经念佛啊！嗯，真有善根，难得！难得！听经念佛有功德，不但能消除灭难和障碍，同时可以增加福报和智慧，还可发愿回向，求将来往生到西方阿陀佛的国土极乐世界。以后要常来听经修行，才能脱离畜生的身体啊！”老鼠听了，仿佛有所领悟而惭愧的样子，低叫了数声，便缓缓离去。

从此，每当木鱼声响起，老鼠便跑出来听经念佛，庵里的人也都习以为常，而且很欢迎它。如此，过了一年。有一天早课念佛完毕，鼠突然起身向佛像顶三拜，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於是好奇的围着它瞧。老鼠接着又向静然尼师顶礼一拜，便寂然不动了。静然尼师俯身看了看，很欣然地说道：“阿弥陀佛，他往生了！”随即拿起引磬，招呼大众道：“大家赶紧念佛，送他一程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几天后，老鼠的身体坚硬如石，并且散发出一阵阵的旃檀香味。老鼠听经念佛修行，也能坐化往生，真是稀有难得啊！

有一位尼师，就这件事请问师父说：“任何一个众生，要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必须具足信、愿、行三个条件。 这只老鼠也有吗？”师父说：“当然有！他如果对佛没有信仰的心，便不会来；他天天来听经念佛，不就是修行吗？他如果没有发愿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何能够预知要往生的时辰，而会先行礼佛，还向我们拜别呢？他不但确有修行，而且还具足信愿行三种资粮呢！”于是尼师们便为他造了一个小木龛，以出家人的礼节安葬它，并竖了一座小塔来纪念它。

当人们见闻到这件事，都引以为修行的借镜。想想看：一只老鼠，尚且知道要听经念佛修行，我们人类又怎么可以不如一只老鼠呢？ 有诗曰：

众生佛性一般同，鼠子听经积善功；  
 脱却畜身极乐去，浮图一座永褒崇。

# 白狐传说

——虚云老和尚的故事

1936年春，南华寺开春期戒坛，在戒期即将结束时，曹溪驻防军第十六团团长林国庚来南华寺拜望虚云老和尚，他带来了一只狐狸，其毛色银白光滑，喙(huì)突出，尾巴细长蓬松，十分惹人喜爱。

团长告诉虚云老和尚说这只狐狸的来历很奇特：起初是猎人从广州白云山捕获。他的一个朋友赵某以四十元买下，本来打算把它杀掉作补品。在将杀之时，他看到这只白狐用哀求的目光看着他，且频频叩首，遂生怜悯之心，于是用笼子将其关起来送到广州动物园中。

后来赵某因事被捕入狱，虽然其事并非他的过错，但案子却久拖不决。赵某的妻子便向一个善于占卜的人寻问吉凶。还没待他抽签，签筒中的一个签已然在轻微晃动。于是她将其取出，其所示内容竟然是说她丈夫狱讼官司是因囚关白狐而遭致的果报，并指示她南华寺现有高僧住持，应该尽快将白狐送往放生，唯此才会让案子迅即终了。

赵某的妻子于是从广州动物园赎回白狐，托付林团长将白狐送往南华寺放生。

听过林团长的述说，虚云老和尚便收下了这只白狐。并为它说三归五戒法。然后把它放归后山树林中。

每当饥饿时，它就会回到寺中找食物。僧人就给它喂以食物。奇怪的是自从云公给它说过三归五戒后，它就不再吃肉了，而喜欢吃水果。有时当寺院的工匠用肉搀杂果类食物给它吃，它觉出后，随即吐出来，还用前爪反复擦几遍。尔后怒视工匠良久，窜出树林，数日不返。

有一次，白狐被一村民追逐，于是它像一只猴子一样迅速爬上一棵大树，面向南华寺不停地哀叫。一个沙弥听到后告诉了云公。虚云老和尚便赶往那棵树下。见到云公到来，白狐便立刻下树，跳到云公所展示的长衫上，好像一只家犬见到了主人一般。

虚云老和尚便把它带回寺院，因担心它再次被人猎获，就把它放置在一个大笼子中，每天放它出来走动时，它也不再到处乱跑，只在院中活动，再也不去树林中了。

有一天，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带领随从十余人来拜望虚云老和尚，走到曹溪门时，看到了这只白狐，蒋的随从举枪要打白狐，被蒋制止。而白狐摇头摆尾地引导着蒋介石前行，走到大殿中，白狐便飞跑至方丈室，咬着云公的衣角下楼。当云公与蒋介石详说了白狐的来历后，蒋抚掌大笑，夸赞白狐的灵性。

当虚云老和尚坐禅时，白狐就趴在云公的禅床上，见云公坐禅时间过长，它就不时的捋云公的胡须嬉戏，示意云公休息。虚云老和尚睁开眼看看它，让它不要胡闹撒野，它就安静地趴了下来，不再胡闹了。

后来白狐不幸被车轧伤，拖着受伤的身体在地上挪动却不能站起来。虚云老和尚看它时，它还勉强挣扎，示伤给和尚看。

和尚知道其不治，哀怜它的痛楚，便开示它：“这个皮袋，无足留意，汝须放下，忏悔过去宿业，一念之差，堕于异类，复遭恶报，贏此痛苦，此是宿业报满，愿汝一心念佛，速得解脱。”白狐似会其意，连连点头，叫了三声而亡。云公为其配备棺木，依照亡僧的标准，葬于南华山后。

动物不仅通人情世故，而且能够体察人的意图，并尽其所能地博得人类的欢欣，它们以无声的语言给人以慰藉，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因此，我们人类应当生起悲悯之心，戒杀放生，善待众生，以求得人类与自然的长久和谐。

普愿一切吉祥如意！ 南无阿弥陀佛！

# 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极乐嘉宾网站：[jilejiabin.com](https://jilejiabin.com) 邮箱：contact@jilejiabin.com  
 欢迎自由流通但禁止营业使用  
 扫描网站二维码获取更多图书  
 